

闫妮

告别

青春

告别
北大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0
1

告别青春 告别北大

闫妮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告别青春 告别北大/闫妮 著
—汕头:汕头大学出版社,2000.6
ISBN 7-81036-421-9

I.告… II.闫… III.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0851 号

出版发行:汕头大学出版社
地址: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邮编:515063
印刷:广东科普印刷厂
地址:白云区广花四路棠溪工业小区棠新西街 69 号
开本:850×1168 1/32
印张:9 字数:230 千字
版次:2000 年 6 月第 1 版
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~5000 册
定价: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。

序：没有告别的告别

离开大学校园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。尽管我现在仍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攻读学位。但此时的心境已非昨日。这不仅仅是中美文化差异的结果，我想更重要的是时间所带来的一种流变。

在美国，我现在的的生活与当初在北大的自然不同。每天去学校，我都要穿过一条并不浅显的小溪，然后再爬五分钟的山，才能到我所进校园。科罗拉多大学是建在山上的。校园很美，虽然没有未名湖、博雅塔，但它依山傍水，有大片的草地和绿色植被。野生的红色小松鼠跳来窜去，给校园平添了几分生气。

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校园。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草坪上晒太阳，或卧或躺，偶尔的谈笑声从不远处传来便弥漫了整座校园。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而安宁。我欣然于这样的平静。而我所住的 house，一抬眼便可望见不远处的落基山脉。开车五分钟便可到达山上，可以感觉到由于稀薄空气所造成的缺氧。有时候车开到山顶，耳朵里面就开始嗡嗡地响，什么都听不清，只是突然地就坠入一种记忆，过去的生活变得清晰而熟悉起来。

眼前的这部书稿，不由得让我想起那些在北大的日子。那真是一段白衣飘飘的年代，有欢笑、泪水、愤怒、放纵，也有阳春白雪一般的依恋。那真是一段激情岁月。透露着年少的感伤以及青春的梦想，还有一个女人微不足道的对生活 and 爱的思考及向往。

这里一场大雪刚刚停止，校园和周围都是那么安静、美丽而又洁白。空气中的冰冷和寒意促使我去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，以及曾经走过的那些年轻的日子，晶莹、透亮，就像结在玻璃窗上的冰凌，美丽而忧伤。

什么是成熟呢？在经历了大学四年的磨砺以及异地他乡的冲击之后，我始终不觉得自己成熟了。如果说理智、现实、没有锋利的激情是一种成熟的话，那么在这四年的青春中，我可能是不成熟的。忧伤、狂想、任性、反叛，像个孩子似的。

但我怀念那些日子。依旧体味和感动于那些时光所带给我的财富和生命中的感动。

这些作品大都是在大四那年的寒假完成的。想想当时一个人躲在宿舍写作而其他学生都已离去，就觉得今非昨日。原来自己也曾走过那些寂寞而又寒冷的日子啊！不由得感叹。幸好还有这些文字可以帮我回忆，让我再一次感受当年那夜凉如水的心境。

感谢你们能同我一起分享过去的幸福和忧伤，以及青春的畅想和希望。但愿你们能从中看到你们自己的影子，但愿我说出了你们想说但未曾说出的话。

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又重新走过了那清澈如水、美得让人心醉的校园时光。“红蜡烛也燃不尽青春的美丽”，昨日的星空有我，有你。正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样：

太多感伤和记忆

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难以抛开

太多的别离和美丽

留在心底，象一道狂流——

就让这道狂流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吧。让我在还能回首的时候，再一次接受这海潮般温暖而又热情的召唤。

闫妮

1999年12月8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

目 录

序：没有告别的告别

第一辑 北大及其它

- ◇别了,北大/3/ ◇毕业歌/4/ ◇冬季校园/13/◇白衣飘飘的年代/16/ ◇马不停蹄的忧伤/21/ ◇怀念大讲堂/24/ ◇生活在别处/29/ ◇我的未名湖/33/ ◇逃课人生/37/ ◇燕园有梦/40/ ◇夜夜夜夜/43/ ◇逝去的瞬间/46/ ◇伟大的麦芒——纪念海子逝世十周年/49/ ◇彗星——纪念戈麦/54/ ◇最后的抒情——兼致食指/59/ ◇怀念顾城/63/ ◇我与北大/68/ ◇走向北大/71/

第二辑 女人啊女人

- ◇女人的黑洞/77/ ◇独身女人杂谈/79/ ◇独身者的自白/81/ ◇一个人的房间/82/ ◇爱人·情人·女人/87/ ◇镜中的女人/89/ ◇这个时代女人的爱与职责/91/ ◇寂寞让你如此美丽/94/ ◇说不出的寂寞——再谈寂寞/99/ ◇这也是爱/103/ ◇女性的本色/105/ ◇浮躁/106/ ◇危险的女人/107/ ◇独立的女人/108/ ◇生动的女人/109/ ◇贫嘴女人/110/ ◇虚情假意/112/ ◇下辈子还要做女人/113/ ◇中国女性批判/115/ ◇一个小女人的自白/118/

第三辑 象征性生活

- ◇我看同性恋/123/ ◇酒吧与狂欢——与诗歌无关的“诗会”/124/ ◇隐忍的心/128/ ◇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/132/
◇好老师的标准/136/ ◇在路上——读陈霆《漂流北美》/140/
◇一个基督徒的世界——重读《在期待之中》/145/ ◇伟大的坚持——重读《狱中书简》/149/ ◇纯情歌——读施托姆小说《茵梦湖》/152/ ◇我所认识的邱华栋/159/ ◇我的爱情观/166/
◇一见钟情/169/ ◇危险的早熟/171/ ◇谈喜新厌旧/174/
◇谈颓废/176/ ◇论自我/178/

第四辑 飞翔的岁月

- ◇永远的罗琦/183/ ◇永远的齐秦/185/ ◇写给三毛/191/
◇与张楚无关/194/ ◇与张楚有关/197/ ◇雨季不再来/201/
◇给H的一封信——没有谁能够阻止冬夜里的一场雨/204/
◇梦里花落知多少/212/ ◇告别的仪式——重读《逆流的钟》/214/
◇阳光像梦一样抚摸/218/ ◇重温刘文正/220/ ◇压扁的泡沫/223/
◇真诚的呼唤/226/ ◇想起一个叫薛鹏的男孩子/228/
◇你也是不纯洁的/229/

第五辑 默想的诗篇

- ◇绝唱/237/ ◇一只手的低语/238/ ◇移动的脚步/239/
◇余生/241/ ◇梅简/243/ ◇零点幻想/246/ ◇爱之光/246/
◇冬的历程/247/ ◇临渊的岸/248/ ◇冬天，寄给远方的洪/249/
◇衰老/250/ ◇写在黑夜的黎明前/251/ ◇精神病——

给福柯/252/ ◆最后的神话/253/ ◆花瓣在无梦的夜里长眠
/253/ ◆秋风吹过夏日的黄昏/254/ ◆一只眼睛的黎明/255/
◆走近真实/256/ ◆贴近诗歌/259/ ◆五月,不需要回忆/261/
◆永无归期/262/ ◆看不见风景的房间/266/
后记/280/

第一辑

北大及其它

“正是那无数个美丽的夜晚才为今天的我撑起了一片晴空。

没有那些刻骨铭心的体验，没有那些感动真纯的日子，就没有现在这个依然怀念的我。”

——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

别了，北大

内心一直有种恐惧，说也说不明白，是因为就要离开这里了吗？这四年来给予我欢乐和痛苦的北大？

说是说不清的，每次到学一食堂打饭，就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，对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陌生。一点激情都没有，只是懒洋洋地趿着拖鞋进去了，打了二两饭又懒洋洋地出来了。

再也提不起往日的热情。

生活就是如此地简单，可以过得如此地“闲散”。这才觉得原来自己很快就不是北大的一员了，马上就要被送走了，来了又走，可究竟下一个路又在哪儿呢？

深冬的北京永远都让人感到忧伤。不再去教室，不再上自习，不再看录像，不再去图书馆，不再去赴约，不再去看朋友，只因为是大四，大“死”，所以，哪儿也不去了。而未名湖，对我来说更是那么地遥不可及。

一个假期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，“即使现在有十个美女陪着我也不去。”他的语气很无所谓。“尽管刚上大一阵儿天天往那儿跑。”

我能听出他嘴角边流出的淡淡失落。

他是北大 88 级的毕业生。

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其实自己一直没敢多想。在这半年当中，也来不及为毕业而忧伤，为要离开这所园子而痛哭一场。那时总想，离开了吧，反正自己并不留恋这里，甚至已经开始厌倦，已经留有了一些不那么美好的记忆。

生命就是这样。“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！”每每想到这些，便有种欲哭无泪的冲动。突然间感觉北大在我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，我静下心来，努力地让自己回忆这四年的点点滴滴。可是终于，我什么也无法记忆，唯一剩下的便是对逝去青春的叹息。有爱，有恨，有哭，有笑，而时间终将无法回归。这四年的青春啊！有谁能给我一个答案，这四年的流水究竟到哪里去了？……

对北大的追忆，我想更多的是对青春本身的一种缅怀与记忆。

其实两年前自己是想毕业后继续留在这里的，可是两年后的今天，我却放弃了保研，连想都没想就决定离开北大了。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快？从热爱到漠然，从留恋到离开？

但我还是选择了另一条也许更适合自己的路。四年足矣，何必再让自己再耗费三年的青春。北大也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完美。四年了，我感受到了它的精华，也看透了它的糟粕，我领受了它的激情，也体会了它的冷漠。我走遍了燕园的每一寸土地，倾听了无数次草坪上的歌曲，我亲眼目睹了插着蜡烛的空酒瓶子，也曾在灯火摇曳的午夜哭泣……够了，这就够了，无论对北大热爱还是憎恨，留恋还是漠视，毕竟这里刻下了我四年青春的足迹。无论这个过程是悲是喜。

我想我都应该接受。

该告别了，说声再见，不要哭泣。就当我们已经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日子。而未来，仍是那悬浮于空中的白色气体。

1999年2月2日 北大

毕业歌

学生证上的注册栏已被注满。

今天阳光明媚，正是学生们报到的日子，当我懒洋洋地从五院出

来,穿过没有绿意的草地,心里莫名其妙地就多了一份失落。

或者说是空白。

当一群低年级的女生从身边走过,那笑声,竟然会将自己刺痛。

有些空洞,但并不羡慕。

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想尽快逃离这已不属于自己的燕园旧梦。

教务发了一张课程表。

大四已经没课了,必修课已经成了遥远旧日的思念。

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、出国,或者说现在正是最清闲的时候。毕业论文还没开始写,而工作和出国的消息还未落实。大家都在等,享受着大学生活最后的忙碌与清闲。

对什么都已不感兴趣,对什么都看得很淡,无所谓,反正要 bye-bye 了。

谁能有热情呢?

谁又能提起精神呢?

开学后的校园已是热气腾腾了,再不像昨日的假期那样冷清。

而我也好像从一个漫长的冬眠中刚刚苏醒,开始面对这近在咫尺的毕业生活。

往事尘烟,大学就好像是一个黑梦,让我从沉睡中惊醒。

反正没有课了。

反正没有作业可写,不就是最后一篇毕业论文吗?一个礼拜就可了事。

而剩下的大量时间当然是很充裕。

想一想这四年都在忙碌中度过,可是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

难道就是为了一张文凭吗?

一张苍白的纸就是大学四年的归宿，想想看，就觉得日子过得太清楚，没有任何可以值得纪念或是感激的事件。

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忘了自己的模样，去未名湖走一走吧，在水波中把自己看个清楚。

这四年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？

开始收拾一些旧报纸、旧书籍、旧信以及一些旧照片，该送往垃圾堆的，就不要放在书架上了，而读研的人也并不感到有什么好兴奋的，只是依旧在重复一种无聊罢了。

没有意思。

宿舍里的桌子再也没人收拾，而桌面也越来越拥挤，蟑螂们也开始登场，在屋子的各个角落奔走相告。

床单已经多久没洗了？

不知道。

床头的灯罩已经开始掉渣。反正再挨几个月就走了。

而那块蓝蓝的窗帘，积土尘尘，再也没人去拉上。地面上的纸箱越来越多，宿舍门口的垃圾箱也开始宿命般地上涨。

没有人会留意。

水房里再也没有人唱歌了，洗衣服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再也没有人把水龙头开得最大，让水哗哗地流淌。

再也没有人唱那首歌。

说什么来着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……

更多的是一种平静和无所事事。

再也听不到谁在楼下喊某位女生的名字，再也听不到楼下的欢笑和饭盆落地的声响。

再也闻不到隔壁宿舍做麻辣汤的香气，再也听不到录音机里传

来的“爱你爱你”。

再也没有如花似锦般的朝气。

只剩下了楼道口脚步沉闷的移动和空空的教室。

没有几个人再会去食堂买饭了。

吃了四年的饭菜这时一想起来就反胃。也懒得再去排队，懒得和那些新生们较劲。

宁可吃一袋统一方便面。

而不愿去闻学一食堂已经闻了四年的油腻。

再不愿去食堂看那永远也看不完的电视，听男生们的高叫，听电视机里的烦躁。

只是一个人懒散地消磨着时间，打发着这并不难打发的日子，就剩下最后几天，最后几天。

这半年还不是这么过去？

再也不用去上自习了，再也不用为了占一个座位而舍弃自己的晚饭，再也不会为了一点小事而和教学楼的老太太们吵翻天。

再也不用准备一个杯子带去教室喝水，再也不用把那只破烂不堪、已经用了四年的饭盆油腻腻地装在书包里。

再也不用因为旁边坐的某位漂亮的男生而忘记自己手边的GRE词汇。

一万个再也不会。

那是因为谁也关不住岁月的门槛。而你非要从头再来吗？

恐怕谁也不想。

重复是乏味的，没有人能拒绝成长的蜕变。

可能毕业歌再也唱不起来了。

可能五院前的静园草坪永远就这样成了一个寂寞园。没有人会理会。

蝉从早到晚不停地鸣。

而宿舍对面的大杨树却绿得叫人心里发慌。

没有人再去关心宿舍里的卫生，没有人再去询问旁边的笑声，没有人会把书柜上的灰尘擦得很干净，没有人会理会一只耗子的叫声。没有人。

房间里已经很干净。

可是拖鞋依旧是摆了一地，矿泉水的瓶子扔得到处都是。

还有灰尘，还有《参考消息》。

还有克林顿搂着切尔西的大幅彩照。

反正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反正没有人留意宿舍是肮脏还是干净。也不会再提起某个男生。

那枝枯萎的玫瑰已经在瓶中插了好几个月，里面的水已经开始发臭，但没人去管。

可怜这芳香的玫瑰，可怜这玫瑰的鲜红欲滴。

而房门背后的扫帚可能也已经好久没动，上面的灰尘落满一地。

可怜这屋里的欢声笑语。

可怜这浪漫无瑕的夏季。

没有人去注意，

没有人很认真，

没有人不随意，

大家都躺在床上想心事。而开水瓶中的水永远都只剩下了那么一滴。

太阳直射进来，直晃人的眼睛。
这时才有个好心的室友将那帘子拉上了。
于是屋内黑暗一片。
沉闷得如一潭死水。

这座宿舍楼来来往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只是越来越彼此不相干。
可能没过多久，这楼里的人就会少下一半，没人愿意享受这份杂乱。
大家的心情都需要冰镇。

可能那些熟识的面孔也将会在不久的流年中被风吹散，而那些老照片则是永久的纪念，让人亲切，又让人陌生。
毕竟一切的一切都已是那么地遥远。

没有人再去抽烟了，可能喝酒的人也越来越少，谁也不愿在最后的时刻醉个天昏地暗，

谁都想拥有一种平淡。

楼梯上的人影逐渐地开始晃动，谁也看不清楚，学生的箱子装满的又何止是一些被褥床单？

谁都不说话，

只是拖着脚步走，

谁都开始把一些衣物丢在角落不带走。能带走什么呢？这四年的心绪已经够沉重，这岁月的重量已经够人受，谁还愿再加一些担负？

我们可以带走书籍、床单和旧物，可这丢失的心绪能带走吗？那份难表的痛楚也能锁进箱子搬走吗？

带是带不走的。